

初嚼檳榔

說不出這青蓋的小白饅子
裝的是香茗還是清酒
只覺得一嚼就清香滿口
再嚼，舌底就來了甘津
涓涓從一個驚異的源頭
三嚼之後像剛漱過口
唾液如泉在齒間流過
臼齒興奮地磨了又磨
直到有一點麻麻的滋味
來到了舌尖，而恍惚的微醺
升上了頭頂，一股蟠蟠的元氣
正旋下去，旋下去，旋
旋進了蠕動的丹田

「怎麼樣，屏東的口香糖？」
君鶴笑問，帶一點調皮
「不咬檳榔，怎麼會曉得
南部的泥土有什麼秘密？
怎麼樣，還不太可怕吧？」

「笑話！」我吐出嚼乾的果皮
飄飄地搖著舌頭叫道
「再來一粒！」

七六·十·十八

余光中